

THE ODESSA FILE

敖德萨档案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英] 弗·福赛斯著

蒋 沐译

敖德萨档案

[英]弗·福赛斯 著
蒋 沐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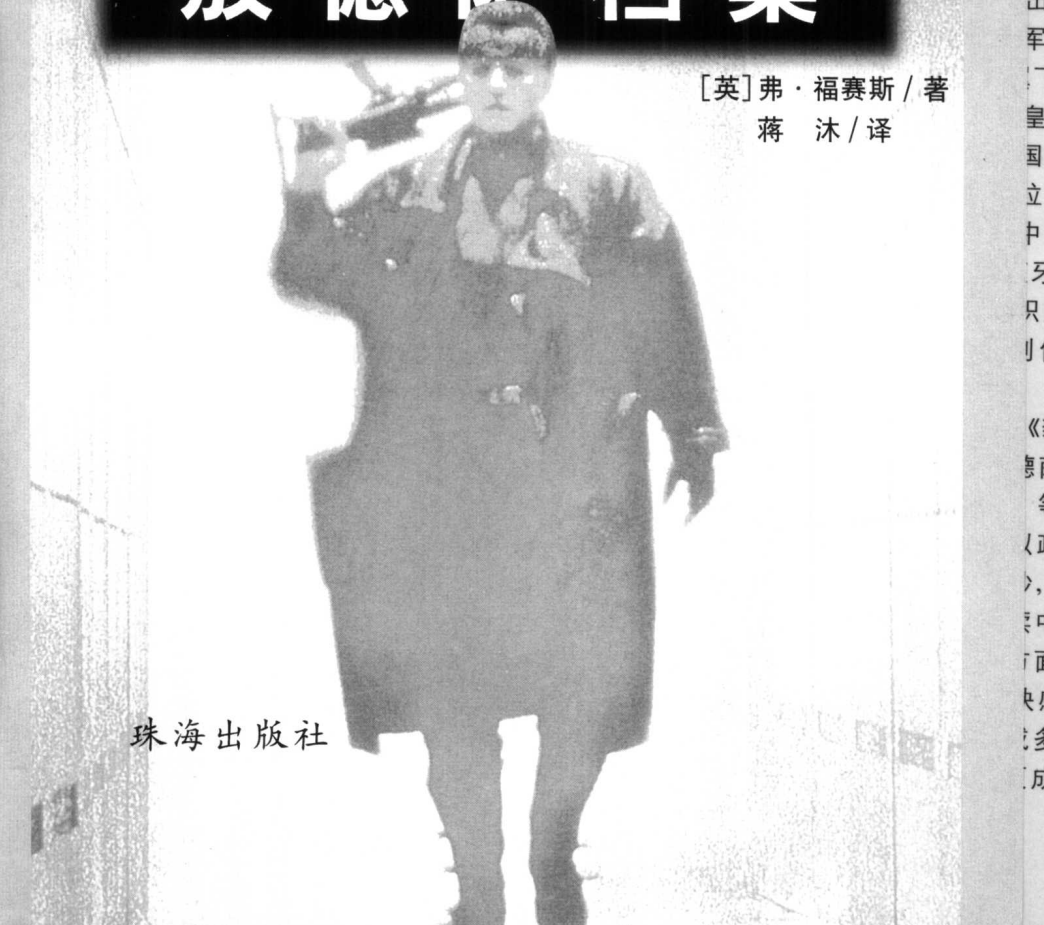
珠海出版社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敖德萨档案

[英] 弗·福赛斯 / 著
蒋 沐 / 译



珠海出版社

色
出
军
飞
皇
国
立
中
牙
只
暴
作

《象
皇
等
政
》，
中
面
快
感
多
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英]福赛斯著;舒云亮,胡兵,蒋沐译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9 I.福… II.①福… ②舒… ③胡…

④蒋…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SBN7-80607-686-7 IV.I561.45 ¥80.00元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316号

弗·福赛斯政治惊险小说集

——敖德萨档案

©弗·福赛斯著 蒋沐译

选题策划:成平 雷良波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2层)

电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柠溪路路桥大厦5楼)

电话:0756-2292976 邮政编码:519001

照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1.375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8000

ISBN7-80607-686-7/I·269

定价:80.00元(全4册·本册18.00元)

主要人物表

- 彼得·米勒**：联邦德国汉堡市自由记者。
- 西格莉德·莱恩**：又称西吉，脱衣舞女，米勒的同居女友。
- 卡尔·勃兰特**：汉堡市警察局的侦缉官。
- 所罗门·陶伯**：德国犹太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 汉斯·霍夫曼**：新闻媒介大老板，《彗星》杂志的拥有者。
- 爱德华·罗施曼**：原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尉。
- 理查·格里克斯**：即理查德·苏埃尔特斯，原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将，敖德萨头目。
- 狼人**：原纳粹德国党卫军军官，敖德萨在联邦德国的头目。
- 麦克逊**：原纳粹德国党卫军刽子手，敖德萨在联邦德国的杀手。
- 法郎士·培耶**：原纳粹德国党卫军成员，敖德萨的联系人。
- 克劳斯·文策尔**：原纳粹德国党卫军成员，伪造证件者。
- 海因茨·门默斯**：原纳粹德国党卫军成员，私家侦探。
- 阿尔弗雷德·奥斯特尔**：原纳粹德国党卫军上尉。
- 里昂**：德国犹太人，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 莫德凯**：又称莫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 西蒙·维森塔尔**：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
- 戴维·哈特斯坦**：联邦德国不来梅陆军医院看护兵。
- 乌利希·弗兰克**：德国陆军坦克兵上士。
- 沃尔克玛·席勒**：西柏林警察局一处侦探长。

安东尼·凯德贝雷：英国驻波恩资深记者。

鲁赛尔勋爵：英国退休律师。

米尔·阿密特：以色列情报总局首脑。

约瑟夫·卡普兰：以色列谍报员，陆军少校。本名乌里·本·
晓尔。

沃尔夫甘·卢兹：开罗一所骑术学校的所有者，以色列情报
局在埃及的间谍。

阿里·萨米尔：埃及秘密情报局首脑。



内容简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惨无人道地屠杀犹太人及其他民族达1400万人。

事件就是从一位惨遭迫害而去世的犹太老人日记本的发现引起的。当纳粹罪犯罗施曼上尉像清风一样消失在暗夜之中后，引发了自由记者彼得·米勒的调查和追击。然而，使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的行动竟然惊动了西方各种团体、甚至国家谍报机构。一场惊险曲折的追捕与反追捕的较量，揭露出一桩震惊世界的重大军火交易内幕。

作品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选题策划：成平 雷良波

责任编辑：潘自强

装帧设计：吕唯唯



作者简介：

弗·福赛斯，系世界最有特色的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他1938年出生于英国阿什福，6岁曾试图搭载美军坦克去诺曼第，16岁能单独驾驶双翼飞机，17岁成为斗牛士，19岁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任战斗机飞行员。后作为英国路透社和广播公司驻巴黎、柏林和比拉夫等地的高级记者，足迹遍及欧洲、中东和非洲，能讲英、法、德、俄和西班牙语，特殊的身分和丰富的生活，使他积累了广泛的国际问题知识和大量的创作素材。

1971年开始小说创作，而以《豺狼的日子》一举成名。曾发表《敖德萨档案》、《谈判高手》、《上帝的拳头》等多部国际政治惊险小说。作品往往以政治事件为背景，题材重大，构思巧妙，情节惊险，悬念迭起，使人们于阅读中获得大量国际政治、军事、谍报等方面的知识，并享受到惊心动魄的阅读快感。

弗·福赛斯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而据此改编的电影，更成为西方电影界赢利的大片。

作家现居英国伦敦郊外。

序 章

敖德萨（ODESSA），既不是一个人名，也不是俄国南部或德国的某个地名。这是由六个德文字的开头字母组成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前党卫军成员组织”。

对于“党卫军”，绝大多数读者都知道，那是由阿道夫·希特勒所创建，由亨利希·希姆莱指挥的军队中的军队，它从属于自1933年至1945年统治过德国的纳粹党并承担一些特别的任务。

这些任务据说是关系到第三帝国的安全，实际上却包括实现希特勒的如下一些野心：

从德国和欧洲清除他认为“没有生存价值”的一切分子，永远奴役“斯拉夫土地上的次等人种”，消灭欧洲大陆上所有的犹太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

为实现希特勒的野心，党卫军组织并执行了对1400万人的血腥大屠杀，大致包括600万犹太人，500万俄国人，200万波兰人，50万吉卜赛人和50万其他各种人（其中有近20万非犹太族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虽然这一情况很少被人提到）。

党卫军在希特勒战败之前，已经使它那两个字头的名称——“SS”，以及它的旗帜上的两道闪电的标志，成了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的同义语。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党卫军的大多数高级成员意识到纳粹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害怕最终对他们血腥罪行的清算。为此，他们提前做了秘密准备。他们将搜刮来的大量黄金偷运出国，存入编了号的银行账户；并制造了一大批假证件，为他们隐姓埋名、另谋生路提供了方便。当苏、美、英、法盟军最后占领德国时，阿道夫·希特勒自杀了，但大部分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早已逃之夭夭。

他们建立起来实施逃跑计划的组织就是“前党卫军成员组织”——敖德萨。

随着第一项任务的完成——即保证那些党卫军杀人犯逃到较为安全和合适的地方，这些人的野心进一步扩展了。有许多人根本不想离开德国，宁愿在盟军统治时期以假名字和假身份证件继续留居；而另一些人则在新身份的妥善掩护之下重新溜回国内；少数最高层人物则继续待在国外，安全而舒适地操纵着这个组织。

敖德萨的目标一直是五个：

1. 把前党卫军成员重新安插在盟军于1949年建立的新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各行各业；

2. 渗透到政党的活动中，至少是基层组织的活动之中；

3. 出钱为任何一个被起诉的党卫军杀人犯提供最好的法律辩护，并想方设法搅乱当局对他们的审判；

4. 帮助前党卫军成员在工商界及时站稳脚跟，使他们能从1945年就已开始的经济复苏中捞取好处；

5. 向德国人民宣传一种观点，即党卫军杀人犯实际上是普通的爱国军人，他们履行了对祖国的天职，根本不应受到司法的指控。

敖德萨以大量的经费做后盾，相当成功地执行了它的任

务，甚至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它使得联邦德国法庭对前党卫军杀人犯的审讯成为一种笑柄。

敖德萨曾经换过几次名称，企图以此来否认这一组织的存在，也有些德国人倾向于认为它确实不存在了。

但回答是：它至今存在。

敖德萨在执行任务时偶尔也会遭受失败，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 1964 年的初春季节。当时有人悄悄地以匿名方式邮寄了一包文件给波恩的司法部，当时只有极少数的官员见到了这包文件中的名单。这些官员们把这包文件称为“敖德萨档案”。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

当情报分析员终于用打字机打完他的报告的时候，蓝紫色的曙光刚刚降临特拉维夫。

他舒展了一下肩部绷紧的肌肉，又点上一支带过滤嘴的时代牌香烟，然后去检查报告结尾的几段。

同一时间，在距特拉维夫东边 50 英里一个叫做雅德·法歇姆的地方，有个人正站着做祈祷，这个报告就是根据他的汇报写成的。可是情报分析员并不知道这点，不知道他报告中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或者情报在送到他手边之前有多少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他需要的只是这个准确无误的情报，从而能得到正确而合乎逻辑的分析结论。

以下是情报分析报告结尾的几段：

送达本处的情报材料表明，该谍报员有关工厂坐落位置的说法是准确可靠的。如能采取适当行动，完全可以预计联邦德国当局将会过问工厂的拆除工作。

建议将有关事实的可靠记录立即送交联邦德国当局。本处认为，这将是使波恩最高当局采取保证继续执行华尔道夫秘密协定的立场的最好途径和措施。

因此，无论从哪一点看，委员会各位尊敬的委员们都可以确信，所谓“火神”计划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基于此点，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火箭已决不可能及时发射。

最后的结论是：

一旦发生以色列对埃及的战争，这将是一场用常规武器进行的战争，而最后的胜利者将是以色列共和国。

情报员满意地在报告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上了日期：1964年2月23日。

随后，他敲响电铃，传来了一名信使。报告将由信使立即送交总理办公室。

196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宣布他死去是在当地时间中午一点半。这在纽约是两点半，在伦敦是晚上7点半，在汉堡是夜里8点半。

这一消息是如此地令人震撼，以至于那一刻谁都能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哪里和正在做什么。

在联邦德国的汉堡市，那是个寒冷的风雪交加的夜晚。彼得·米勒在探望了他母亲之后正驾车返回汉堡市中心。

米勒的母亲住在汉堡远郊区奥斯多夫。他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探望她，一方面看看她过周末是不是还欠缺些什么，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感到，他应该每星期去探望她一次。他本来想打电话给她的，但她没有电话，米勒就只好开车去看她了。这也正是她拒绝安装电话的原因。

像平常一样，他打开汽车里的无线电，收听德意志联邦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节目。8点半钟，他的车子驶上了奥斯多夫公路，离开他母亲的住宅有10分钟的路程，这时音乐突然中断了，传来播音员非常紧张的声音：

“注意，注意，重要新闻。肯尼迪总统死了。我重复一遍，肯尼迪总统死了。”

米勒的视线离开路面，直瞪着无线电上方微微发亮的波长指示板，仿佛他的眼睛可以否定他的耳朵听到的东西，让他相信他是收错了地方，碰上了一个专门造谣生事的电台。

“注意，注意，重要新闻……”播音员反复播讲着。

“上帝啊！”他轻轻吐了一口气，减缓车速，靠向公路的右侧。他抬头朝前边看了看。在这条穿越阿尔托纳区通往汉堡中心的又长又宽又直的公路上，其他司机由于听到同样的广播也都把汽车驶向路边停靠，仿佛开车和听广播突然变成了互相排斥的事情，尽管他们过去经常是边开车边听广播的。

汽车里的无线电继续大量倾泻出有关肯尼迪被刺杀的补充报道。在他的汽车的左侧，一些从城里开出来的汽车的前灯大幅度地摆动着，也朝着人行道一边拐了过去。有两辆车追过了他，头一辆愤怒地鸣着喇叭，他瞥见司机朝他拍拍自己的前额。这种粗鲁的手势是表示咒骂对方神经错乱，每当一个德国司机被另一个司机惹恼了的时候就常来这一手。

米勒没有生气，心想，他很快就会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播音员停止了广播，换上了《丧礼进行曲》，这是一切电台手头必备的唱片。每隔一些时候，他就念一点从新闻室送来的由电传打字机直接记录下来的最新报道。一些细节开始有了：肯尼迪在进入达拉斯时坐的是敞篷汽车，持枪的凶手是躲在一所学校图书馆的窗户后边射击的。没有任何人被逮捕的消

息。

米勒前头那辆车的司机爬出车子，朝他这边走来。那人走近左边车窗才知道司机位子是莫名其妙地在右边，就又绕了个圈走近右边的车窗。他身穿一件尼龙皮领夹克。米勒把车窗旋下。

“你听见了吗？”那人问，身子俯向窗口。

“是啊！”米勒回答。

“简直是发了疯。”那人说。

这个时候，全汉堡，全欧洲，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们都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谈论着这个事件。

“你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吗？”那人问。

“我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是他们干的话，那就会打仗了。”那人说。

“可能吧。”米勒应付着说，他巴不得那人赶快走开。作为一个记者，他此刻能够想象到全国各报社一片忙乱景象，每一个编辑部人员都会被叫回去设法帮着弄出个精彩的版面，以便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人们的早餐桌上。死者的传略要准备出来，成千篇的速写要加以编排，电话线路将充斥着人们呼喊的声音，他们在千方百计地寻求更多更多的细节，因为有个人的头部挨了枪弹，躺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里，死了。

这个时候，彼得·米勒真有点儿想回到某一家日报的编辑部，与同事们一起忙乎。可是早在三年前他就成了一名自由的新闻撰稿人，专门采访德国国内的新闻，并且主要跟罪犯、警察和黑社会打交道。他的母亲嫌恶这个工作，责怪他太多地跟“下流人”厮混。他辩解说，他的新闻使他正在成为国内最吃香的采访记者之一。但这话并没有能使她相信，与“下流人”打交道的工作是值得她的独生儿子去干的。

当德意志联邦的无线电台继续播送出各种报道的时候，他的脑筋也开始跑马，他想找出一个能从德国国内加以配合的新“角度”，从侧面来记述这件大事。波恩政府的反应，这会由波恩的报纸编辑们报道；有关肯尼迪同年6月访问柏林的回忆，那会从柏林的报纸报道出去……看起来他搞不出什么精彩的图片特写，来卖给德国二十来家画刊中的任何一家，它们原是他的新闻行当中的最好的买主。

倚着车窗的那个人发觉米勒有点心不在焉，还以为这是出于对去世的总统的悲痛之情。他马上打住关于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的谈话，换上了同样庄重的表情。

“是啊，是啊……”他自作聪明地叽哩咕噜着，好像他看见了事件的全部经过似的。“粗鲁的人民，这些美国人，请记住我的话，粗鲁的人民。他们身上有一股暴力，我们这儿的人是永远没法理解的。”

“可不是嘛！”米勒顺嘴应付着，他的心思仍然在老远的地方。

那人终于明白过来了。“好，我该回家了，”他直起身子说，“再见！”然后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米勒发现那人动身走了，忙朝着窗外喊了一声“好的，晚安！”旋即就将车窗摇了上来，以抵御那疾扫着的雨雪。

无线电台里的音乐保持着哀伤的调子，播音员说今天晚上不会再有轻音乐播出了，只会在新闻报道中插播适当的音乐。

米勒的“美洲虎”牌汽车继续停靠在路边，他依在舒适的皮靠背上，点燃了一支“罗特·汉德尔”香烟。这是一种不带滤嘴，用黑色烟草制成的烟，带有一股恶臭的味道。这种味道令他的母亲讨厌，也是叫他母亲抱怨她那令人失望的儿子的另一件东西。

人们有时候喜欢在事后追忆往事，设想如果当时不是这样而是那样的话，结果会如何呢？当然了，这通常是白费精神，有谁能预测到未来呢？

不过这件事情太偶然，太令人吃惊了，使人们不得不那样去想：如果那天晚上米勒不开无线电，他就不会把车子停在路边达半小时之久，也就不会看到救护车，不会听到所罗门·陶伯或爱德华·罗施曼的事，而从那时算起四个月之后，以色列共和国或许就不存在了。

米勒抽完烟，边听着无线电广播节目，边旋下车窗，把烟屁股扔了出去。他一按 XK150S 型“美洲虎”的 3.8 公升引擎的按钮，它轰隆一响，接着就转入了那习惯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嗡嗡声，像一只发怒的野兽试图冲出牢笼。米勒打开两只前灯，看了看后边，就驶进奥斯多夫公路熙熙攘攘的车流中了。

当他驶到斯特勒塞曼街的红绿灯附近时，正赶上是红灯，后边传来救护车的尖叫声。那救护车从他左边疾驰而过，警报器的哀鸣声忽起忽落。救护车驶到亮着红灯的十字路口时稍稍减缓速度，然后从米勒的车鼻子跟前横穿而过，向右拐进达依姆勒街。米勒作了纯粹本能的反应，他扳了扳离合器，“美洲虎”便跟在救护车后边向右拐去，保持着 20 米的距离。

他刚跟了上去，马上又想不如回家，也许这里面什么新闻素材都捞不到，但谁又知道呢？救护车表明出了什么麻烦，而麻烦或许表明能弄出个什么故事来，尤其当一个人首先来到现场，赶在那些报社记者之前把全部事情都搞个一清二楚——许多抢手的独家新闻就是这么搞出来的。这可能是撞车事故，码头大火，或者公寓失火，里面困着小孩。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米勒常常在他车上放手套的小格子里带一架有闪光设备的亚希卡小照相机，因为很难知道什么时候他眼前会发生什么事情。